

重回书屋

(外二篇)

黄 默



离开这间屋子差不多两年了。房间里阴暗又潮湿，还有一股子呛人的霉味。拉开窗帘，推开窗扇，让清凉的风吹过大片的田野涌进屋内，一缕淡淡的青草的气息。桌上，依旧放着一只墨水瓶、一沓子稿纸、十几封外地朋友和杂志社的信函，落满了尘土。墙壁上，《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大概也因为时间太久或空气潮湿的缘故脱落下来——哦，我曾面对着它们有过多少次“坐地日行八万里”的神游啊！那是一段宁静的日子，现在它们委身地面，光亮的纸背一片灰蒙，抹了浆糊的四角长出了霉斑。椅背上，搭着一条白色背心已几乎看不出颜色，一条蓝色短裤粘满了暗红色的泥点，那还是前年夏天做泥塑时溅上的，我完全把它们忘记了。

窗台上一盆看石榴已经干死，一截黑瘦的枯枝，稍碰“叭”的一声就断了。几条挂在窗楣的丝瓜也已经裂开，小小的震动，丝瓜底部就哗啦啦淌下来许多乌黑的瓜籽，我把它们收集起来，或许还可以栽种呢，两年不见，窗外的白杨树长高了许多，树梢几乎要超过三楼的窗沿了，几只鸟在树枝上蹦跳，它们清亮的啭鸣非常悦耳。天空湛蓝。穿过两棵杨树的间隙，可以清晰地看到南边不远处的河流以及更南边山地上的景物——梯田；土地上蠕动的人影；牛一样爬在塬畔上的房屋；这景象我太熟悉了，我曾试着用水彩把它们画在纸上，但不知道这幅画现在藏在哪儿去了。

屋里的霉味渐渐散尽，清水抹去灰尘，两张地图——中国和世界又飞上墙面。哦，东西南北中，那些我曾无数次神游并一一抚摸过的地方似乎远在天涯又近在咫尺。房间清洁，让人感到舒服；物件整齐，让人感到有序。一切又回到了以前的样子——笔墨；纸；贫寒中的思想；宁静的书！当然，还有那百听不厌

的民间音乐、马背上的歌喉、纸浆、粘土和竹刀，这些多年与我神魂起止又互相交流的东西哦，两年的漂离，现在我又回到了它们中间，我们终于默默地熔溶汇合在了一起。坐在这间屋里，我的心魂感到安稳和贴慰。静静地，沉思中，我觉着有一种上升的力量正缓缓地流向我的四肢，我攥紧拳头，这种力量便聚向胸口，心胸更结实。

哦，终于明白：在已经过去了的两年里，为什么，我会时常感到自己是那样气虚神浮，那样魂不守舍；那么烦躁、惶惶不安；那么容易生病，被病毒侵入。原来我不知不觉已远离了那么多与我生命同呼吸共生长的美好事物，远离了本质的自己。难怪！在已经过去了的两年里，在许多卑琐的欲求和庸俗的应酬中，我会时常感觉自己很滑稽、很可笑、很虚假，因为在过去的两年中，我已经不是真实的、“原装”的我了。

的确！人生有许多劫口，是人走向自我完善途中的陷阱。譬如：自私与贪婪；譬如：浮夸与虚荣；譬如：无知与狂傲；譬如：阴险与歹毒……；陷入其一，人就可能迷失自己，若各种恶“疾”集于一身，那就真入地狱而无门了。

真好！如今，在新旧岁月交错中，我又回到了这间屋子，心里很踏实。外面的世界从眼中退回心里，我懂得了许多。而更重要的，是我身上正有一种新鲜的力量在滋生、聚集，它说不上强大，但它却是我重握生活，是我从世俗的挤压中抬起头颅和蔑视的力量啊！我很高兴我的灵魂又回到了自己的家园——书和音乐的世界。这地方虽然简陋、贫寒，可又是那么丰实与广大。是啊，这是一片精英荟萃的地方呀，伟人们跨越时空而来，短歇或长住。现在，我拥有足够的时间，可以从容地一一拜访他们……静静地，我用眼睛和心与他们彻夜交谈。这样的生活难道还不富有，还不够美吗？

也许，我会越来越孤立，越来越不合潮流，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想想也真是没什么，一种选择，决定一种人生，尤其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独立的价值不正是在孤独的抵抗中大放光芒、闪烁其华的吗？

朋 友 静 月

静月是我的朋友，一个身体孱弱又心灵敏感的人。好几次，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说他有精神病。我就笑着骂他：胡扯什么呢，一片鬼话！他不争辩，笑笑，一副不被理解，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样子。我故意不理他，可当他转过身子背对着我时，我会忧虑地望着他，不知怎样劝慰他才好。

我知道，他出生在一个非常不幸的家庭。母亲早逝，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离家出走，至今杳无音讯。十余年，孤立无援、苦菜一样的孩子，被一双双大手牵引着，辗转寄宿于近邻远亲之间，小小年龄，目睹了太多的人间苦难！

也许正因为往事不堪回首，在我们相处亲如兄弟般的时光中，很少听他回忆童年。但我知道，漫长岁月，在秦岭山区，在那间破旧的茅屋内，在凄凄黑夜与孤寂难捱的忍耐中，他曾害怕过许许多多的东西，如今，只是为了骄傲而不说。其实，在他内心，隐藏最深的莫过于童年时代那些连续不断的恐惧……许多年过去了，这些记忆仍不能消失，病一样折磨着他。

他神经衰弱，整年整月整日睡不好觉，他说他是一个不知道熟睡了是什么滋味的人。这我相信！漫长黑夜，对于他犹如漫长的行刑……。

他身材不高，面容清秀，一双细长的眸眼润而清亮，给人的感觉，像一个旧时代的书生，举手投足，透出一种儒雅。他不爱说话，尤害怕与陌生人交往，接触女性会莫名其妙地脸红、鼻尖冒汗，见了领导更是一副局促不安的样子。他喜欢独处，热爱书籍和音乐。他写诗，在悠扬的音乐中提炼花的语言。我曾读过他发表在《诗报》月刊上的一首题为《乡村女孩》的短诗：“一朵花萼 / 养育一个纯朴的女孩 / 月亮出来了 / 女孩 / 变成一滴水 / 太阳出来了 / 女孩 / 变成一粒光 / 没有月亮 / 没有太阳的时候 / 女孩 / 就变成一个宽大的人 / 喂养天下 / 一群弱不禁风的孩子”

这就是他——静月。我的朋友。一个远离现实，长夜无眠，在黑暗的行刑中以坚硬的牙齿咀嚼心灵、以自己的精血熬炼诗歌的男人。

在我一些来去匆匆的朋友中，静月最无心机，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大孩子。他待人随和、宽容，处处与人为善。在单位，上班下班，他静静地来静静地去，一副与世无争的模样，即便是一些心底阴暗、手段歹毒的人，面对他清亮、和善的眼神，也不忍心下手伤害于他。因此，他活得单纯而平静，像一弘泉水，无波无澜亦无声无息。

在我们这个很小又很偏僻的城镇里，静月没有多的去处，他常来我家，称我的妻子为嫂子，见我的儿子却唤小弟，辈份乱了，他不在乎！他喝酒，量浅，三杯下肚，满脸彤红，这时候，我们都高兴！天南地北，指东道西，说到兴奋处，还会亮开嗓门，来一、二段地道的民间小曲，韵味幽长。就这样，一个平常的夜晚，酒瓶中人，说呀笑呀的很热闹也很温馨，喝呀唱呀很开怀也很疯张。如此，不经意间，一股浓郁的家的气息，就一点一滴浸入我们内心，让人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好！但有时，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大家正说着笑着喊着唱着，静月会沉默下来，笑意迅速隐退，倾刻间，气氛就

会有些冷落，大家就都有些尴尬，像一块烧红的铁块突然浸入冷水，我们之间便空出一片淡淡的青烟。当然，他是无意的，我知道，这时候，他的心魂似已突然游离了身处的环境，我能体味，这样黯然失神、灵魂出窍的时刻，我也有。但我帮不了他。我想，我所面对的是一颗沾连在一段晦暗历史的脐带上而挣脱不开的——灵魂自拷的受刑者！我帮不了他。这时候，我们就谁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喝酒，喝浓茶。就这样，喝一会儿酒，喝一会儿茶，喝着喝着天也就亮了。

天亮了，望着窗外那一抹曙光，静月会轻松地笑笑，一切又都恢复了常态。静月曾很不好意思地告诉我说他有恐“黑”症？自小害怕黑夜。他说他从不愿在黑夜里出门，若是迫不得已，也要约几个好朋友做伴才能一起走进黑夜。即便如此，他还要睁大眼睛，不时地朝四下里张望，他说他害怕一切隐藏在暗处的东西。虽说如今，他已是一个成熟的大男人了，但却仍没有摆脱童年和少年时代那深植于内心不敢面对和恐惧黑暗的心理，任何从黑暗中突然冲出的东西甚至影子，都会让他心悸！

他说他那些已经过世了的亲人，几乎都死在黑夜，亲人消失，就像大风吹掉一片树叶一样，黑暗收走了灵魂又把它们抛撒在冥冥之中。他说白日并不真实，黑暗统霸一切。犹如阴谋，大的或小的，总是在幽暗的角落里酝酿、生成并扩张，趁人类不防，让人类受伤。

是的！他恐惧黑暗，恐惧一切由传说和神话中走出，隐于现实当中藏于黑暗角落里的不可名状却蠢蠢欲动欲祸害人世的东西。他说，这种恐惧的感觉很沉重，像一种病，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深入。因此，他憎恨黑暗！晚上睡觉也不关灯。

但他，很快就显老像了，不到四十岁，就像走完了一个人生。

欲说无辞

他走了，四十二岁，很突然，让人吃惊！前两天，他还来找过我，说下岗的事儿，很想不通，挺烦恼！他说他是一个好工人，技术不错的。我当时笑着对他说，别想那么多啦，中国太大了，中国的事情也太复杂！许多事儿你就没法跟它较真。劝他想开点儿，不就是失业吗？我说你人不错，有技术，身体也挺棒，到哪儿混不下一口饭吃呢？他笑了，说也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嘛，就完我们都笑了。那晚，我们喝了很多酒，离去的时候，他眉目舒展、嘻嘻哈哈、胡说乱咧地看不出哪儿有一丁点

儿不好的异样。

可是，他竟走了，那么突然，他走的时候亲人不在身边，同学们也散在各地，他的死迅传开，大家都很惊讶！想不到，一个身高一米八三，体重九十公斤的壮汉，说没就一下子没了。真想不到，谁又能够想得到呢？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我们仍觉着他随时都可能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像平时一样大不咧咧地挤坐在我中间——聊天；谈论女人；抨击社会上许多阴暗、丑恶的现象。恨时，指天骂地！高兴时，一脸阳光灿烂。在朋友眼里，他是那种百无禁忌又口无遮拦的人，很固执，常常为一些有的人看来无非是低个头、弯下腰、说句软话就能一团和气，就能化凶险为平安的芝麻小事大动肝火，还动不动要穷究个什么道理，讨个什么说法，这很犯忌！他也因此恶了不少脸面，吃了不少暗亏，生活一直磕磕绊绊地不太顺利。同学们多次说他：祸从口出，别那么张嘴就一股子火药味儿。他不以为然，说什么天下事就要天下人评说，否则都装哑巴，逆来顺受，人还活个什么劲儿。

他走了，猝然离世，死前没有任何症兆亦没有一丝痛苦挣扎的痕迹。他是在与一个部门的主任争论某些关于人的权力的问题时，一头栽倒在水泥地面的。医生说：他这个年龄，猝死于心肌梗塞的还不多见。与他亲近的同学，说他是死于“杞人忧天”。我想也是！他貌似粗旷，其实心事挺重。他喜欢幻想，常常虚拟出种种想来十分美好但却可望而不可及的生存境况与现实比较，因此就少欢畅，多忧虑，心态很不平衡，也就极易陷入尘世的泥沼，遭受世间毒气的攻击和伤害。

他走了，同学们无限感慨！我们相识的人中，又少了一位率真的良友。活着，他本色赤足，磊磊落落；死后，他一缕青烟，无影无踪。当然，他或许可以活得更长久一些，毕竟他还年轻，刚刚步入中年而已。但他死了，死于他这个年龄并不太多见的一种病例。他很平凡，是个人物，他的死对于这个世界毫无影响，但在我们心里，却留下了一片难以言说的凄凉和悲哀。

他走了，我们的肩头突然重了许多。

送别亲人，是一种血缘的伤悲。而送别同学、良友却是一种灵魂的憾痛！举眼苍天，我们还能有什么好说呢？

这个夏天，气候燥热异常，身心像裹在一片火里，许多事情都无法思想，什么活儿也做不下去。我想，真该出门走走了。是啊，是该出门走走了呀，到哪儿都行！

责任编辑 马丁